

中美接近翻臉中共黨員身份成累贅，入籍面試被刁難

網友爆料自己因中共黨員身分被移民局「刁難」。

中國共產黨員的身分，在川普與北京政府接近翻臉的氛圍下，在美國生活和入籍，都越來越尷尬和敏感。

川普執政下，美國簽證發放和綠卡申請等過程似都比以往嚴苛。近日有網友 F 先生爆料，稱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綠卡面試階段被面試官就其黨員身分「刁難」。移民局表示，不接受他被動退黨的說明信，要他提出「主動」退黨的證明。

F 先生稱他早年在國內讀大學時成績優異就入了黨，在辦理綠卡過程提供了黨員身分說明信，對其黨員身分做了說明，表示許久沒有交黨費已經自動退黨。而他在綠卡面試當天，與同是黨員的妻子一同面試，但被要求分別進去問話。

F 先生進入面試間，面試官第一個問題就問他是否為中共黨員，並稱現在移民局不接受被動(passive)的退黨方式，需要有他「主動」退黨的證明。F 先生對此頗感疑惑，因為之前他的律師表示，黨員都是寫一封身分說明就可以過關，沒想到還有此要求。他表示，移民官的意思是他要寫信給黨支部，然後將證明給美國移民局看。

之後，F 先生的太太進屋去面試，也直接被問黨員身分問題。F 先生表示，應該是遇到了一個「難纏」的面試官。

移民律師許俊良說，綠卡申請人的黨員身分，如果不是擔任黨內領導等要職，

應不會影響綠卡申請。一般情況下，申請人只要說明自己入黨時是工作、學習、陞陞需要，應不會被移民局刁難。綠卡面試時，面試官大都會照例詢問「為什麼參加中國共產黨」、「現在怎麼樣」等問題。很多時候當事人是迫於環境因素加入，也很少有人是黨內高端領導，移民局也很清楚。

移民律師方孝偉表示，很多共產黨員在申請綠卡時不會填寫自己是黨員，這樣移民局也查不到。但如果填了，移民官必然會問。其實對黨員身分的詢問，是很久之前就延續下來。移民局對黨員也不是很「喜歡」，他過去有一個大陸投資移民客戶，為了辦移民，花了一年時間才辦好退黨手續。目前全球化逐漸結束，美國移民政策收緊是大趨勢。

許俊良說，美國對入境和身分申請人詢問是否共產黨員，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當時主要為了篩查納粹政權等人員。演變至今，民衆在辦理綠卡時，雖也會問是不是共產黨員，但不是什麼大問題。移民官甚至會問申請人小時候參加過什麼團體，例如中國共青團。只要當事人老實交代，說明情況就應該沒問題。

許俊良說，川普政府新政令中，沒有包括對黨員身分的特別篩檢，移民局也不會單因申請人是黨員就拒絕申請。但移民局作事也在看政府風向。例如川普上台後收緊移民政策，移民官在處理案件時，會考慮政府的風向作決定。



華裔美國人 發表公開信力挺川普總統 支持禁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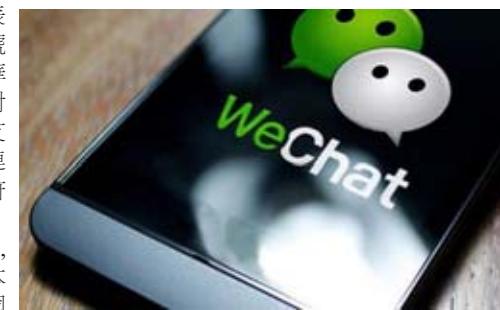
美國川普總統 8 月發佈行政命令，禁止美國管轄下的個人或公司與擁有微信的中國公司進行“任何交易”。

現在美國大選進入了白熱化，很多人意識到這次大選非常重要，會對美國的未來產生重大的影響。一向被認為最不關心政治的華人們，也紛紛站出來表明立場。9 月 23 號(周三)，北美保守華人聯盟發出了一封公開信，公開表明支持川普總統競選連任，也支持川普政府禁止微信。

信的開篇說到，2020 年大選在即，本次大選出現了美國史無前例的、嚴峻的政治對立和較量。代表了美國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共和黨陣營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對抗。挑戰勢力來自於對現代文明的仇視和破壞、宣揚社會主義的系統性的輿論宣傳和街頭暴力。美國的抉擇將深遠地影響全人類的發展方向。

信中提到川普總統的根本理念就是，勤勞致富、資本主義和回歸常識。而民主黨的極左政客們不保護合法移民和納稅人，卻保護非法移民、癮君子和罪犯。在最近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一些城市的街頭暴力中，民主黨縱容暴力，嚴重破壞了美國的法治。

這封公開信中列舉了民主黨推出的反文



明、反法治的議案，比如：從中學就開始“性教育”，宣揚不健康的性意識；賠償 155 年前就已廢除的黑奴制受害者，卻從未想到對在加州真正受過虐待的早期華人進行補償。

信中說，我們堅決反對以保護一個族裔為名損害其他族裔的權益，讓一個族裔凌駕其他族裔之上、製造特權的法案。

信中還特別提到了最近的微信訴訟案，說幾個華人律師組成的所謂“美國微信者聯盟”，對美國政府限制使用微信的政令提出訴訟。這些律師在關鍵時刻站在反美國國家利益的立場，對微信公然在全球範圍限制言論自由的事實置之不理，對微信大量散佈企圖影響美國大選的文章持默許態度，卻公然號稱代表“正義的華人”。

信中說：“他們不能代表絕大多數的華裔美國人，在此我們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支持美國政府限制使用微信和 Tiktok 的政令。”

信中的結尾提到，華人本質上是天生的保守主義者，這恰恰是今年絕大多數的華人出來挺川的最大原因。我們挺的正是珍惜勤奮努力、勤勞致富價值觀的國家領導人和黨派。我們每一個華人能有今天安居樂業的生活，我們的下一代能安心學業、工作，而不必擔憂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是因為我們曾做過你我今生最大的選擇，留在或者移民美國。

“難道我們要眼睜睜地看着極左勢力把美國帶上我們早已拋棄的社會主義嗎？川普是為美國而戰，為自由而戰，為所有希望安居樂業、勤勞致富的人而戰。”

信的最後呼籲人們投票給川普總統和共和黨議員，“因為這是一場決定美國未來一個世紀生死存亡的選擇。”

四面楚歌的中國留學生



2011 年，美國副總統拜登與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中國都江堰會晤。

打包好行李，搬遷新宿舍或退租居住的房子，想起年初曾經滿腔熱血地爲了國內疫情而拼命籌備物資，他們不禁感嘆萬分。打開手機，收到的，感覺很多也是特朗普政府千方百計折磨中國留學生的新聞——近幾天甚至還要禁止微信。這就是許多留美學生今年的寫照。很多同學不僅要面對美國政府涉嫌間諜的影射，更是要受到國內網上的非難。

中美兩國關係惡化到今天這種局勢，使得許多學生都得重新計劃自己的學旅。我們究竟怎樣才能保全自己，並嘗試做出改變呢？這些曾經被譽爲建設中國未來才子的學生們，在波動的國際環境下，感到被中美兩方所排擠，最後只得匆忙收拾行李，在一片唾罵中回到自己的祖國；要不然，鑑於美國簽證政策愈發嚴格，他們只得繼續在未必能讀完畢業的學校上課、在未必有工作前途的國家試着留下來。

雖然作爲外國人並無投票權，但中國留學生們的確期待着 11 月份的美國選舉。有很多留學生在衡量過共和黨再次當選可能會推出的政策後，加入了支持拜登，或者至少反對特朗普的隊伍。他們之中不乏許多在兩三年前對政治不敏感，或者對民主黨無感的人，卻也在特朗普政府排外政策的推動下，正在默默地支持着拜登。其中有不少人認爲，如果拜登能夠上台，那說不定現在美國對於留學生的強硬政策，例如不合理的工作抽籤以及近年不斷攀升的 OPT(選擇性實習培訓)費用，能夠有所改變。

在與我交過流的人之中，因爲疫情回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本科生 Alex 就在希冀 11 月“快些大選”。她坦言自己目前在國內，所以對微信禁令“還沒有體會到嚴重性”，不過，她確信特朗普繼續執政很可能還會造成其他破壞。Alex 說，她代表的是“一類仇恨人群”。

即便是較爲悲觀的她也覺得，不管民主黨當選後是否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奉行激進主義的特朗普下台，會改善中國留學生所面臨的現狀。不管怎麼說，拜登已經聲明自己當選後將會對移民政策做出修改，因此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即便是最壞的情況，她說，民主黨所重視

的多元化、國際化以及美國自身利益的再衡量，也能夠讓這些四面楚歌的留學生稍稍止損。雖然中美兩國關係全面好轉的希望渺茫，但至少狀況不會這麼難看。

特朗普宣稱，TikTok 和微信收集的美國人信息，有可能被中國政府獲得。

面對陌生國家的大選，還有一批人相對現實很多。面對無法成功申請工作簽證(H1-B)的現實，一個名叫 Yoyo 的波士頓大學本科生做出了妥協：不同于其他還僥倖拜登當選的留學生，她準備等自己碩士畢業後先回國深造。她認爲，即便特朗普最終下台，拜登也不一定向着中國。雖然拜登應該會撤銷許多特朗普政府的決定，但在兩黨一致針對中國的背景下，撤銷多少，甚至會不會設計專門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限制條例也不確定。Yoyo 還表示，現在這個微信禁令也代表了美國對華的負面態度，是“正常的，並不會因爲換一個總統就會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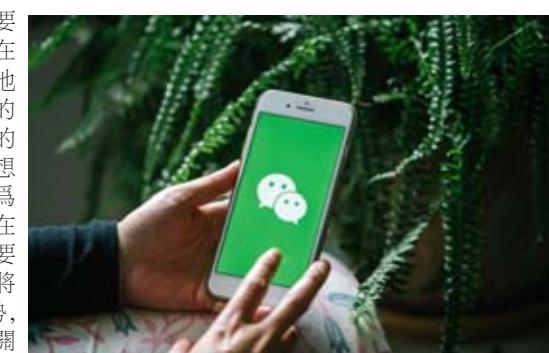
的確，現在美國移民局對於這些跨越萬里來求學的人也未免太狠了些，更不符合美國近



代的作風。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最大優勢，除了自己處於經濟上游以及尖端科技的領先外，更是在左右其他國家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這種優勢是美國的立身之本，是近年來崛起的中國無法改變、也無法避免的劣勢。很多中國留學生在留學後，也都會嘗試在美國工作或移民，最終反哺美國在他們身上投入的教育，將自己的未來寄託在這片陌生之地。面對這些可能留下來的人，特朗普卻收緊，甚至暫停了移民和工作簽證的發放，顯然是給他們澆了一頭冷水。

其實，像我這樣的學生也能理解，以特朗普政府的“對等原則”來看待微信禁令的話，那的確有理可循，畢竟中國也早就封禁了谷歌(Google)以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之類的社交平臺。但是我認爲，以用戶信息和國土安全作為依據而禁止的話就比較奇怪了。微信在美國的主要使用者大抵也都是華人或者和中國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實際的美國本地用戶是很少的，根本沒必要封禁。相比之下，美國政府更多是

能指望本屆美國大選嗎？



針對中國，而主要傷害的也還是在美留學生和其他在國內有親屬的華人。不論白宮的鷹派幕僚怎麼想對抗中國，我認爲特朗普本人現在的種種舉動主要還是爲了自己將來的大選而造勢，打擊和中國有關的企業，以塑造自己的“強人”形象，並不是真正擔心信息泄露或者虛假新聞。

人們可以使用微信購物、玩遊戲、付賬和訂外賣。根據特朗普政府發佈的禁令，這款應用將于周日午夜從美國的應用商店下架。聯邦法院暫時叫停了這一行政令。

而在我們當中，當然也有人主張，歸根到底，留學生的未來不能指望美國的大選。一位叫做 Christine 的喬治城大學碩士畢業跟我說，對於 11 月大選，她沒有什麼想法，甚至期望值“是最低的，完完全全是在看熱鬧”。在她眼里，美國

畢竟不是自己的祖國，沒有理由要求它對留學生照顧。相反，對於現在留學生的窘況，還是得看向母國。而對中國在面對留學生歸國的強硬做法，她早就有點失望了。雖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這種近似“拒之門外”的行爲的確傷了很多留學生的心，更讓他們心中的民族自信產生了動搖。高價的機票和 14 天指定隔離又和其他國家的做法形成了對比。比起之前留學生們爲了國內的疫情所作出的種種努力，中國政府對於留學生的輕視，不免讓人感到寒心。

Christine 指出，這種輕視，歸根到底，是因爲政府不夠重視社會上的少數人群。相比起中國的龐大人口，留學生羣體也不過

就一百多萬，如果事情不鬧大，就很容易被忽略。這就導致了中國政府在對留學生的處理上犯了重大錯誤。更何況，留學生回國後所帶來的更是世界尖端技術和知識。正因爲有了這些人才，中國才能夠成長爲現在的大國，而不是在原地踏步。

雖說很多人都將未來的階段稱作新冷戰時期，但我認爲這個詞不太恰當。相比起蘇聯，中國在意識形態的傳播、軍事力量的投射方面都遠遠弱於美國，唯有經濟差距略小。中國的經濟實力又是和美國掛鉤的，這就注定兩國關係無法“冷”到蘇聯那種程度。更何況，持續增長的經濟是支撐着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其又是和人民的幸福程度相互聯繫。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保證自己執政優先的共產黨，不僅會極力維持經濟的穩定，也會嘗試將國內民衆的注意力轉移到外部爭端和領土完整上，避免社會動蕩。從它近期在印度、台灣和香港的

所作所爲，就能略見一斑。

即使兩國關係應該不會惡化到冷戰的地步，留學生也必須做出思想調整。相對於以前背井離鄉的埋頭苦幹，中國留學生現在需要的是長遠、靈活的規劃。面對局勢的變動，中國學生最好制定一份全面的計劃，避免僥倖心理，規劃多種出路，也要儘可能地滿足自己的需求。

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特朗普政府 7 月下旬的簽證限制一度讓許多國際學生被迫離開美國。

面對美國移民局的百般刁難，學習敏感內容的理工科學生應該提前和學校做好溝通，以防政府單方面撤銷簽證，暫時轉科也未嘗不是個好辦法。已經在美國申請工作的畢業生也要給國內或他國企業投出簡歷，密切關注兩國社會和經濟的變化，避免將來無路可走。同時，有資源的留學生也可以嘗試在各大華人群體或媒體上發聲，儘可能將自己現在的窘況表達出來。

此外，學生可以考慮同時申請多國大學，之後再看能否轉入美國高校，不要爲了國際形勢白白浪費自己的時光。

隨着兩國政府的交鋒，中國在接下來的五到十年里可能會邁入轉折點。不過，面對美國政府的多變，將來想要留學的學生其實也不必太過擔憂。相對於中國高校，美國大學一大部分財政收入都是由留學生提供的，這就決定了它們無法完全和留學生脫鉤。留學生比例降低所帶來的收支不平衡，將會導致學費高漲，直接影響到美國本地學生。面對美國政府的種種損招，這些打着多元化名號的高校也會儘可能的抗議止損。

在雙方政府的牌都快被打盡的現在，中國留學生的處境正所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但對於美國來講，這種牌，雖然有力，但伴隨着危險，乃屬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險招。特朗普基於競選的種種行爲，其實是在犧牲美國這個國家的未來。

